

工农兵十年回忆录

61



工农兵十年回忆录

福建人民出版社編



→ 1949—1959 ←

工农兵十年回忆录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
(福州河东路得貴巷18号)

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1号

福州第六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張2 3/8 插頁5 字数47,000

1960年8月第1版 1960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5,200

統一书号: T8104·126

定 价: 二 角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成立十周年的时候，世界上的人们不管政治见解如何，都不能不承认，中国发生了真正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中国人民由人间地狱的奴隶一变而为自己命运的大无畏的主人。全国人民以欢乐的心情回顾着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，同时充满信心地瞻望着将来。

——錄自《偉大的十年》

周 恩 來

比一比，

越比眼睛越亮；

算一算，

越算心花越放；

想一想，

越想干劲越大；

看一看，

越看志气越强。

目 录

- 从扛洋米到扛本地米.....廈門和平碼頭搬运工人曹亚生 (1)
- 回顧百年來的馬尾造船厂
..... 馬尾造船厂工人邵仕階 黃貽森 郑世榮 (3)
- 三死一生.....漳州紡織工厂工人張含笑 (7)
- 艺徒生活回忆.....福州机床厂工人陈銘銀 (9)
- 大众澡堂职工話今昔.....方 向 李青楨 (12)
- 新社会里的盲人.....陈 列 (15)
- 十年巨变.....
全 国 劳 动 模 范
全 国 人 民 代 表 郑依穆 (19)
福州市郊人民公社鼓山分社社长
- 从全家散到大团圆.....松政上游人民公社社員柳求福 (25)

一家人的悲欢.....寿宁坑底人民公社社員叶荣礼 (27)

我爱公社,我更爱党.....福州市郊人民公社鼓楼分社社員陈永仙 (30)

老來福.....宁德三都人民公社社員連联崎 (33)

七十年.....寿宁托溪人民公社社員叶秀琴 (35)

太阳照进穷人家.....連城城关人民公社社員姚桃生 (37)

“黄連”路上走过来.....寿宁南阳人民公社社員林时修 (39)

受灾人家不同的遭遇.....海澄蓮花人民公社社員王 月 (42)

云开見青天,畚家出了头.....福安楮坪人民公社社員藍其妹 (45)

五谷丰登,漁民吃粮再不愁

.....平潭人民公社东庠大队社員林天炎 (47)

我这叫化子也上了中学.....清流中学学生巫枚珍 (49)

我从文盲到当上讲师.....长乐古槐人民公社社員林木金 (51)

一个乞丐家庭的变迁.....工人王礼燕 (55)

英雄連队的十年.....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連指导员林祝山 (60)

海上雄鹰.....陈大鵬 (63)

水兵的回忆.....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团长华克毅 (68)

从扛洋米到扛本地米

厦門和平碼頭搬运工人 唐亞生

清朝时代，我就在和平碼頭（太古碼頭）当工人。現在我已經六十岁了，肩膀扛过的东西数不尽，看的世道变化更是讲不完。旁的不说，单讲大米吧：

清朝时代，英国人占据这个碼頭，外国商船就开始运大米进来。到了国民党上台，日用百貨都靠进口，洋米进口就更多了。在那几十年里，我差不多年年月月都搬运进口米，什么暹罗米、安南米、仰光米，全都压过我的肩膀。厦門市民吃洋米还不算，更怪的是，当时連閩南农村也吃洋米。米从大輪船上扛下来，又立即扛上小船，送到农村山区去。你想，国民党反动派多么糟糕，弄得种稻谷的农民也要靠洋米来充饥。

解放后，这十年里，我再也没扛过进口米了。这是从清朝以来的一个大变化。当然，厦門没法产粮食，还要靠农村支援。在前几年，我們碼頭运进来的大米不是洋米了，而是我国湖南、湖北运来的米。那些年，我省出产的大米还不够本省吃，所以要靠兄弟省来支援。到了前两三年，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后，連外省的米也不运来了。厦門碼頭运进来的米，是本省漳

浦、石碼、海澄等地生产的。厦門市郊也运来了大米。現在厦門市民吃的是本省的大米、厦門市郊的大米。同时，我們就要实现运输装卸机械化啦！

从扛进口米到扛本国米，从扛本国米到扛本省米、本市米，事情看来虽小，可是它却反映出我們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啊！

（野丁記）



回顧百年来的馬尾造船厂

馬尾造船厂工人 邵仕楷 黃貽森 鄭世榮

沒吃过旧社会的苦，哪能体会到新社会的甜！我們这些年过半百的老工人，一想起旧社会的苦难生活，想起过去在福建船政局的悲惨遭遇，再看看現在新社会的幸福生活，看看新生的馬尾造船厂，真是千言万語，不知从哪里說起！

馬尾造船厂是在滿清时代办起来的，那时候叫做福建船政局。腐敗透頂的滿清政府，不想自力更生，却依靠帝国主义办厂，工程师、监工尽是請法国人担任，連生鉄、耐火砖也是从法国运来的。帝国主义那里会讓我們建立航海事业！法帝国主义一手“帮着”办厂，一手却在1884年中法战争时用大炮把船政局轰了个稀烂，造的大部分船只都被炮打沉了。到了“民国”以后，更是一落千丈，許多机器都被变卖了。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曾經闖进中国的恶狼，在1939年，有一天用十六架飞机来轰炸了半个多小时，造船的厂房、設備，被炸得破破烂烂。1942年日本鬼子从馬尾撤退时，更狠毒，他們用汽油浇遍厂房、机器，点起一把火，足足烧了两天一夜；船塢、碼頭，也用炸药炸毁，整个厂只剩下几堵断牆，一堆乱瓦。一想到帝国主义的

欺压和工厂被破坏的情景，不要說当时，到現在都会气往上冲。

抗日战争胜利以后，国民党“接收”大員来了，他們編了一个“复兴計劃”，鬼知道“复兴”了个什么，直到临解放还是一事无成。不但如此，实际上他們反倒把原来厂里仅仅剩下的一些鍋炉、鋼鉄等盗卖干淨。临解放又把日本賠償的十三部机器和一部分器材，运到台灣、馬公島去。工厂变成了废墟，遍地长滿齐胸的杂草，一片荒凉，看了真叫人心酸、憤恨！

解放了，不但人民重見了天日，馬尾造船厂也重見了天日。建国十年来，这个厂一天比一天兴旺，变化可大啦！政府大量投資，工厂設備不断增加，高楼大厦又平地建起来了，厂里的生产搞的热火朝天。只要你一看到那一片繁荣气象，就叫你心里喜欢得开了花。单說这两年生产吧，在总路綫的照耀下，簡直象长了翅膀一样。1958年全厂总产值比1957年一下子增长了七成六；1959年又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增长了七成多。在党的教育下，大家思想解放了，創造出許多奇迹。从来沒造过的鋼絲网水泥船，水田旱田都能用的拖拉机，水陆两用的履带拖拉机，等等，全都造出来了。1959年上半年，大家苦千巧千，还用土办法造成本省第一艘五十吨电焊鉄壳船。1958年大跃进中，大家干劲冲天，只用三十五天時間，就造出一艘行駛沿海的三百吨木壳海輪，比解放前造同等吨位的海輪快十倍，創造了本省造船史上的新纪录。这还不算，1959年12月底，大家只用短短十三天的時間就完成了一艘二百六十吨貨駁下水工程，又一次創造了高速度造船的新纪录。这样大的成績，这样大的变化，都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論功劳，首先要把功劳归

給領導我們取得勝利的共產黨和毛主席！

再說說我們職工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條件的變化。現在和解放前比起來，真是一個天上，一個地下。解放前，那些當官的，住洋樓，拿高薪，過着奢侈的生活。廠內由法國人擔任的正監督，每年薪俸就有六萬法郎（法國幣），幫辦製造監工，每年薪俸三萬法郎。除了薪俸以外，每月還要貼給他們大筆法郎的辦公費、安家費、車馬費。這些吸血的洋鬼子，住在廠對面山上的洋樓里，進進出出由三個人用轎子抬着走。我們工人呢？按天計算工資，每人每天一般只有三角二分到八角錢，過年過節停工都沒有工資，每年還要七除八扣，扣去三個月工資收入。實際上過着半失業、半飢餓的日子。工資少，工作却特別繁重。每天從天亮一直干到天黑，要是休息一下，監工、工頭一看到，不是打就是罵，甚至要扣你工資，趕你出去。要是工人病了，或是出了工傷，他們干脆不管，不給工資，更不給什麼醫藥費。許多人活不下去，只好離開工廠流落他鄉。而現在呢，工資足夠吃飽穿暖，住的是紅磚平房或樓房，生了病不但工資照發，而且還有公費治療，享受勞動保險。醫務人員成天都在工地上，生怕我們會出什麼問題。

不妨再說說我們四個人的生活變化吧。老邵（邵仕楷）今年五十四歲了。十六歲那年，家裡生活困難，實在活不下去，托了許多人情，才進廠當上學徒。當時，學徒自備伙食，吃用都是自己出錢。說是學鑄工，其實是叫你當牛馬，哪讓你學什麼工藝。抗日戰爭期間，船廠停工，工人四處分散，各走一方，老邵就到一艘英國輪船上當水手。那時，受到的欺凌，更是一言難盡。帝國主義哪里把你當人看！在他飄泊過的英國，

法国、美国、荷兰等国家里，中国人被看作殖民地的奴隶，连菜馆、酒店、戏院都不准你进去。这种奇耻大辱，叫我們怎能忍受？中国解放了，老邵回到祖国，重新走进了工作过多年的馬尾厂，和工人兄弟們一起当家作主。工厂领导对工人非常关心，和工人們同吃同住同劳动，我們稍做出一点成績，领导上就进行表揚、奖励。老邵和老黃（黃貽森）都当上了劳动模范。現在老邵每月工資九十元，而且全家成年人都参加了工作，大儿子在造纸厂工作，二女儿地质学院毕业后也参加了工作，儿子和女儿工資也有一百多元，真是不愁吃不愁穿。老黃今年六十四岁了。他从前学的是冷作工艺，抗日战争期間，造船厂停閉了，只得回家去种田。可是种田人日子一样过不下去，吃的是地瓜叶子、空心菜、米糠等，后来也只好背上小木箱，流浪四方给人家补鍋子。現在，老黃是有飯吃、有工做，全家都穿上新衣服，每人身上还有鋼笔和手表。老郑（郑世荣）在十七岁时，就到馬尾造船所工作。那时候生活实在苦，吃不飽、穿不暖。抗日战争期間失业在家，有上頓，沒下頓。現在，儿子、媳妇也都在馬尾造船厂工作，老伴在家料理家务，生活过得挺香甜。

想从前，比現在，眼看着新生的馬尾造船厂一天天在成长壮大，眼看着我們的日子越过越幸福，眼看着我們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一日千里的前进，这叫我們怎么不衷心感謝我們的党和毛主席！我們向党和毛主席保証，一定發揮我們工人阶级火車头的作用，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，并且还要叫共产主义社会早点到来！

（蔡联泰 翁祥灿記）

三死一生

漳州紡織工厂工人 張含笑

让我說几句翻身話吧！

我是上了年紀的人，已經五十八岁了。在黑暗的年头里，家穷，才三岁就卖給人家当小丫头。到了八九岁，主人家洗衣、煮飯的家务事，全都叫我包下来。稍不注意，女主人就把我的手指按在牆上，用小鉄鎚敲。連睡覺也沒有个地方，冬天还睡在小板凳上，盖个破棉絮，冻得皮肤发紫。

在十八岁那年，我帶着一身伤疤，被卖給人家当媳妇。丈夫是卖荸薺和海参的小販，我有日沒夜地削荸薺皮、洗海参灰。刀削破了指头，水泡裂了手掌，婆婆和小姑还不滿意。他們故意从豆腐里挑骨头，百般刁难。三分小事就要挨打。我实在活不下去了。一天，天还没亮，星星眨着鬼眼，我連哭都不敢出声，心一横，从旧桥上跳下滾滾的九龙江去。

我被迫得走投无路，想同罪恶的旧社会訣别，結束自己的痛苦生活。誰知道，人漂到新桥头，却被人家捞上来。隔年，改嫁到农村去，丈夫是个貧农。一家人一日三餐，有一餐沒一餐。我餓着肚子，一天磨六担谷子，掙点工錢度日。后来，在

家里織布，从天亮織到夜深，一天織一匹。尽管手勤脚快卖命干，到头来还是吃不饱，穿不暖。我第二次自杀，可又被人家救活了。

1937年，丈夫病死了，我带着遗腹子到漳州来，好不容易才当上了紡織女工，一月掙不到一斗米。我只好用木瓜当飯吃，数不清吃了多少日子。那一陣，当女工受資本家剝削，还受到种种欺压。我前后三次自杀，求死不得，求活不能。这是什公社会啊！

盼月亮，盼太阳，盼来了共产党。解放后，我参加了工会。这才得到了新生！党领导我們走上合作化道路，后来改为国营工厂。打从成立合作社以来，我渾身是劲，八年如一日，上下班不迟到早退。生产干得欢，被选为劳动模范、先进工作者，得到八次奖励。在这一輩子里，我日夜辛勤劳动，只有在新社会里才获得鼓励，受到尊敬。

解放以后，我連續被选为社員代表、工人代表、工会委員，真正当家做主了。在文化上也翻了身，我利用业余时间学文化，摘掉了“文盲”帽子，先后几次被評为优秀學員。現在，我盖上了新被单，过着丰衣足食的幸福日子。

花儿不离枝，瓜儿不离秧，穷人鬧翻身，依靠共产党。我特地托人上百貨大楼，买了个毛主席石膏象，郑重地放在桌子上，每天早晚出門入門，总要看看毛主席。我心里常常叨念着：“毛主席啊！不是您，我們哪天才能翻身做主人！沒有党，我哪能活到今天，哪能亲眼看到社会主义呢？”

艺徒生活回忆

福州机床厂工人 陈铭银

1945年冬天，我才十四岁，父亲为了让我学会一行手艺，将来能有口饭吃，硬着心肠把我送到南平进贤坊一家机器店去学艺。机器店的老板名叫黄干干，他那对圆鼓鼓的眼睛，一看就会使人害怕。我一进店，好心肠的林师傅就悄悄关照我，往后事事得小心谨慎些。

当时艺徒说是学艺，其实连摸也摸不着机器和工具。我成天替老板娘倒马桶、扫地、挑水、煮饭。早上三点起床煮饭，晚上不到十一点不关店门，你再爱睡也沾不着床边。林师傅很爱我，看我年小贪睡，实在熬不下去，经常偷偷地让我去休息。有一回，日干夜干，一连加了一个整月的夜班，到了晚上，我的眼皮就有千斤重，一直张不开来。林师傅生怕我累坏身子，不让我跟班，要我去歇息。我刚刚上床，鞋子还没脱下，就被老板一把抓起来，连挨了两个耳光。他还忿忿地骂道：“狗养的，谁叫你去睡？”从那时候起，我实在不想再干下去了。

可是，不干下去又没饭吃。在这个魔窟里，我已经被整整折

磨了两年。一天下午，我从江边挑水回来，看到林师傅紧皱着眉头，直挺挺地站在车床边发楞。我怔了一下，就心林师傅出了什么事，就把水桶放在门口，跑过去探问。他转过头来，一看是我，吃了一惊，慌忙把手里一张纸塞进口袋里，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。我越看越疑心，就一再请求他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情。他看了看我，忽然流出泪来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有你的电报，你，你爸爸死了……妈妈要你回去一趟。”我哇的一声抱住林师傅痛哭起来，林师傅也在一旁陪着我淌眼泪。

“林师傅，我要回去，马上就要走！”我终于抽噎着说道。

“走，我刚才替你向老板请几天假，他不肯哩。”

“不肯，不肯我也要走。人又不是卖给他的！”

“傻孩子，理是讲不通的。现在正是旺季，老板正交财运，怎么肯放你走。”

我听说不能回家，哭得更伤心了。林师傅偷偷塞给我两块錢，叫我逃跑回家。

当晚，我花了一元八角錢买了一张船票。第二天天还没有亮，林师傅就轻轻把我叫醒，帮助我收拾好行李，看着我走出店門。我就这样动身走了。

我心里乱得很，爸爸死了，我还不能挣钱，妈妈怎么活下去呢？我越想越伤心，一路上哭哭啼啼。但是，再一想，究竟可以回家去啦！一想到家，我恨不得马上飞回去。我好象出了籠子的鳥一样，直奔碼頭。到了碼頭，連一个人影也沒有，我蹲在碼頭旁边厕所的角落里躲着。好久，旅客才三三两两地聚集起来。船上的汽笛声响了，开始检票上船了，我連忙背起包袱，挤上上船的人群。我刚刚跨上船，就听见背后有人吆喝